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



渡口魂

阿琼 著

作家出版社

ཁ་ཤེད་ལྷན་སྐྱེས་སྒྲིག་པའི་སྒྲིག་ཁྲུང་།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

渡口魂

阿琼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渡口魂 / 阿琼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7
(康巴作家群书系. 第四辑)
ISBN 978-7-5063-8972-3

I. ①渡…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7656 号

渡口魂

作 者: 阿 琼

责任编辑: 那 耘 李亚梓 张 婷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28 千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72-3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茶马古道上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足迹
唐蕃古道上一处失落的华丽篇章
通天河畔一则演绎渡口魂魄的传奇
直门达渡口一个家族的隐秘往事

鹰在天空游弋逡巡一番后飞走了，鹰不见了，西北山头一片云却牵引出半天的乌云，遮蔽住了晴空。云又招引来了风，一阵狂风吹来，预示着一场暴雨到来，暴雨的结果就是河水要暴涨了。渡口的爷们儿一看老天爷变脸了，鸣锣收鼓，收起皮船，吼叫着跑上了盘踞在山腰的村子，直冲回各自的家。而那些可怜的女人们总落在强悍的男人们的身后，她们平日里干着比男人还要繁重的体力活，粗重的搬运物资的活儿。男人们收好皮船先跑了，女人们忙着把没来得及摆渡的货物码成垛苫好，才能跟雨点赛跑，好在这些百炼成钢的女人们动作麻利熟练，不一会儿，真的跟雨赛跑上了，男人们前脚进了家，她们抬手护着额头，抵挡着砸来的雨点，跑向了山坡，后脚就踏上了门槛。懵懂的我，好奇地看着这个五花八门生动鲜活的世界。那年的我六岁了，过着家人捧在手上视若明珠、养尊处优的生活。很小时就领悟到了我是全家人真正的宝贝疙瘩。我的名字叫诺布才仁，诺布是“宝贝”之意，才仁是“长寿”之意，这是爷爷和大舅郑重商讨后敲

定的名字。起这名字的背后，有我们直本家的背景。我是在直本家最需要男丁的时候降生的，我的作用是承上启下，肩负起了直本家族有了传承人的大任，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家庭，以关键性的性别降生在直本家里的，爷爷、奶奶怕活佛赐名表达不出全家人视我如珍宝的意愿，就自作主张为我起了诺布才仁这个名字。

我是趴在家里土楼二层西面走廊那堵墙的窗户上看到的热闹，从窗户看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我用食指蘸着口水，戳破了几个木头格子窗户上糊着的白纸，从破洞向外面看。眼界还是不够开阔，于是我左一个右一个、上一个下一个，口水加上我的指力，不费吹灰之力各个击破，从戳破的洞里向外窥探，左看看，右看看，踮起脚来上看看，蹲下来下看看，发现很有趣，选中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物象，跟站在山上和阳台上看不一样，小孔里看到了大物象，看到了烦恼忙碌的人们。就在我陶醉时，女佣阿佳白玛从身后一把抱起我，开始大呼小叫：“诺布才仁，你太顽劣了，我昨天才把窗纸糊上，家里十几面窗户，都被你戳了无数的洞，早晚冷风直钻进来，看老爷回来怎么收拾你。”我连忙求饶贿赂她：“阿佳（姐姐）白玛，别告诉爷爷，你再糊上窗纸，行不行？我给你三颗印度的糖，那可是我老姑奶家人（据说是爷爷的姑奶奶）从拉萨托马帮带来的。”

“谁稀罕啊，我有一大包，是阿尼（姑姑）达阳给的。”

她叫的达阳，是我阿妈达哇卓玛的昵称。阿佳白玛是我奶奶娘家的亲戚。我们直本家里的杂役和用人，都跟我们沾亲带故的，除了称谓不同，分工有别，跟家人区别不大。

我又伸出手，竖起两个拇指：“求求你，阿佳白玛，我以后再也不戳破窗纸，别告诉爷爷。”

阿佳白玛被我的恳求打动了，蹲下来亲了亲我的两个拇指，

把手压下来：说：“少爷，以后不许随便揸指头求人，你是直本家的小少爷，怎么能像个乞丐随随便便揸指头求人呢？你是不用求人的直本家的尊贵少爷，可不能糟践了自己的身份噢，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只要你不向爷爷告我的状，我以后就不揸指头求人了。”

我不懂她说的尊贵身份，可我知道不能惹我心爱的爷爷生气，只好把俩拇指攥进手心放到身后。阿佳白玛说：“好了，我不告诉老爷，等一会儿悄悄把纸糊上，行吗？”

“嗯！”我点了点头，保证不会再犯错误。阿佳白玛满意地用手刮了刮我的鼻子说：“好！小男子汉，说到做到。”

她把我放下来，我高兴得往楼下跑。听见身后阿佳白玛喊：“少爷，慢一点，小心滑下楼梯。”雨下大了，我站在门槛处看豆大的雨点砸下来，爷爷也回来了，根嘎给爷爷撑着黄色的油纸伞，恭恭敬敬侧着身弯着腰，很像跟在他身后的那条大黄狗。爷爷踏进门槛，顺手抱起我，祖孙俩亲密地碰了碰额头，爷爷说：“诺布，今天玩什么了？”边问边兴冲冲上楼了。我回答：“今天我垒骨节玩了。”以逃避做的坏事。

根嘎进了院子的伙房喝茶去了。

爷爷坐下来把我放在膝盖上，阿佳白玛忙给爷爷倒上了一碗茶。爷爷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也让我喝了一口。我在爷爷怀里，偷偷瞄了阿佳白玛一眼，她没提及我的事，我安心了，在爷爷嘘嘘的几口喝茶声中，我忘了，阿佳白玛也忘了吧？

爷爷给我讲笑话，逗我乐，与我玩顶牦牛的游戏，我们俩头顶头，比试谁的力气大，来来回回几个回合，爷爷直夸我：“诺布的力气大了，爷爷比不过你。”其实那是爷爷让着我，可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力气不小了，把爷爷顶过去了。就在我们祖孙俩玩得忘我时，听见院子里嘈嘈切切的吵闹声，还听到人们的惊呼

声，爷爷和我中断了游戏，走到二楼的阳台查看缘由。只见村子里家家户户，屋顶上站着人，向我家的方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家的土楼是三层，全渡口唯一的土楼，高高在上，站在土楼渡口尽收眼底，村子又以我们土楼为中心。原来，雨过天晴，西方的太阳照射出明艳的万丈光芒，万物被洗过一样干净清爽，四周的山显得更加翠绿。东方还是乌云密布，东面的高天南面的大山架起了三道彩虹桥，那美丽的彩虹特别绚烂，与西方的太阳争艳，把缤纷的色彩全展露出来了，装饰了雨后的风景，给人们一种进入了超凡脱俗仙境的感觉。直门达的人们就喜欢雨后清风带来的草地的甜美味道，享受经过大雨洗涤带来的清新空气，喜欢绚烂彩虹带来的对自然风物美的集成，这一切使人们的心灵得以净化。俏丽的彩虹架在东南方，小孩们跑出家门，喊着、跳着，惊喜得乐翻了天。比起以往出现的彩虹，这次大不一样，停留的时间长，色彩明艳，而且是罕见的三道彩虹，每个人都忘我地陶醉在这一自然景观中，仿佛这一刻除了信仰彩虹的虚美，其他万物都是龌龊丑陋不堪的。人们聚精会神以虔诚的心静静地仰望着彩虹，唯恐高声惊散了彩虹，直到彩虹从云端消退，人们遗憾地开始走动了，有几个人走进我家院子问爷爷：“直本老爷，你家来贵客了？”

爷爷疑惑地看着院子里拄着拐杖的奶奶问：“旺毛，家里来客人了？”

奶奶抬头不解地问三楼走廊上的阿妈：“达阳，家里来客人了？”

阿妈探出头往楼下看了看说：“家里没有来客人啊。”

楼下那几个人肯定地说：“刚才我们在屋顶上，明明看见你家有贵客。”

“是啊，是一个穿戴讲究、衣着华丽的标致女人，刚才就站

在你家屋顶烟囱旁。”

年纪比爷爷小几岁的米玛老人说：“没错，我这可是看到了好多次，年轻时就看到过，也听我早过世的阿妈说起过，我的爷爷那辈就有传说，说你家的屋顶，烟囱的烟雾中，运气好能看到这样一位度母。”院子里的人们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印证。爷爷也印证了这一传说，对米玛老人说：“我的爷爷，我爷爷的爷爷，都传下来了说有这件事，可是凡是属于我们直本家的人，谁都没亲眼看见过，据高僧释解，这位长相标致、衣着华丽的是护法女神。”

年轻一些的人们说：“听老一辈们说起过，天气晴好，有祥云、彩虹出现的吉日，正是女护法神阿斯秋吉卓玛显观的吉祥时机，有时候在你家冉冉升起的炊烟中浮现，有时候就你家经堂屋顶上显观。今天可是好几个人眼见为实啊，互相为证。”阿妈双手合十念着心咒经，边念边上了房顶。爷爷笑着说：“达阳，我不是说了吗？家里人从未观瞻过这位女护法神阿斯秋吉卓玛，鉴于外人和活佛的证实，确有阿斯秋吉卓玛显观，所以我们要在心里顶礼膜拜，阿斯秋吉卓玛是来护佑这座老房子的。”

米玛老人诵咏：

顶礼怒怨芒松嘉毛，目如刹那闪电光。

顶礼平和巴德拉毛，秋白满月聚集脸。

顶礼温柔阿斯秋吉卓玛，花蕊绽放丛中现。

三女神面容表情相异，是三域护法神。

等米玛老人吟诵完，我看见他身边多了两三个披红袈裟的和尚。米玛老人走上前向爷爷介绍说：“直本老爷，这三位高僧是我请上来的，专门为你请来的。”

爷爷感到诧异，盯住米玛老人问：“这从何说起，为我请来的？”

米玛老人毕恭毕敬地告诉爷爷：“村里人、船家、渡客都有给老爷著书立传的美意，我知道您处世低调，为人谦逊，跟您通气，此事如大风吹炒面，无影无踪，只好先斩后奏，没经过您的同意，我和村民商量好请他们来了。”

爷爷收起了笑脸，严肃地说：“使不得，我们直本家从不贪图虚名，要著书立传，那也不该是我，是我的祖上直本·罗文雍仲，他都没有立传，只流传于人们的口述中，我一个无能平庸后辈怎敢超越他自诩为骄子呢？贪图虚名不是我们直本家人的处世方式，你们打消了这念头。”

米玛老人说：“直本老爷，你就应诺了吧，这是民心所向，不是我个人的意愿。”然后转过身面向众人说：“直本老爷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对我们不严苛，对待我们像家人、朋友一样亲密无间，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讲笑话，他从不会吝于送出真切的友谊，所以他的朋友是来自五湖四海、形形色色的人；他从不会以他的富有和直本家的地位制造出任何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同时他又像一位遗世独立的部落首领，从不会被外界的世俗观念所左右和干扰，维持保护着直门达渡口的公平、公正和安宁。他犹如一座山，是直门达渡口的主心骨和靠山，遇事冷静，镇定自若，自信，是化风波为平静的高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动怒，对于抱怨者和愤怒者，他用幽默的话语和温和的态度化解。村里的每个人，来渡口的每个渡客都得到他的关爱，上至达官贵人、大德高僧，下至贩夫走卒、乞丐流浪人，我们的直本老爷，功德赘述不尽，他是我们渡口的‘如意宝’，今天请来了几位德高望重的堪布，为直本老爷写颂词书赞文，供奉在寺院里，以彪炳他的功德，大家说直本老爷该不该写颂词赞扬？”

在场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应该，非直本老爷莫属！”爷爷摆摆手先让人们安静下来，并阻止了米玛老人的歌功颂德，说：“使不得，言过其实的赞美我可背负不起，那样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那不是害我吗？”

众人说：“直本老爷，您就应诺了吧！这是我们大家的意愿，米玛老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爷爷说：“米玛说的这些话，让我听得心里不安，这样做，是把我和你们之间挖了一条鸿沟隔离开了，我和你们一样，我在你们中间，才能体现渡口的公正、公平。你们拔高我，把我挂在半空，我可难受啊，你们这不是尊重我，而是在孤立我，我只想跟你们一样没分别。”

爷爷就这样说服了大家，婉言谢绝了人们的美意，那三个堪布觉得爷爷言之有理，态度坚决，告辞走了。爷爷义正词严提醒米玛老人：“米玛，以后再不能办这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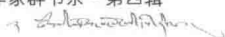
“是，老爷，其实这不是我个人的……”

爷爷制止了米玛老人的解释，说了一句：“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提起。”

米玛老人点了点头。

阿妈念着咒经进了佛堂，我悄悄从爷爷的身边溜走，瞅准机会，去看佛堂那个被家人供为圣物的神秘小箱子和阿妈的一个精致奁匣，还有一只做工考究的朱红色的鞋子及一幅大手印唐卡。据说小箱子里装着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遗物，不能随意开启小箱子，是被大活佛勒封起来的。阿妈的奁匣据说是爷爷的一位姑姑嫁给了蒙古王爷后带来的礼物。

爷爷的这位姑姑怎么会嫁到遥远的蒙古呢？这还是有一段因缘，才有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契机。爷爷有一位侄子，很小的时候被甘南一座寺庙寻访为一世活佛的转世灵童，六岁离开家去了



寺院，他成年后，在信众中很有威望。蒙古有一位王爷笃信藏传格鲁派佛教，他拜遍了蒙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又去拉萨朝拜，途经直门达渡口，这一来二去就有了这段姻缘。嫁为蒙古王爷的福晋，这位爷爷的姑姑听说爷爷娶亲了，托人从遥远的蒙古给爷爷捎来贺礼：一对木箱子，底漆着乌黑发亮的黑漆，上面的装饰图案是花草纹，太阳、山水图腾，图案是对称的。箱子木板较薄，卯榫契合得非常完美，不是那种厚实笨重的箱子，棱角线条分明精致。这两个木箱里还有什么不得而知，可是给新娘奶奶的礼物，太丰厚了。一只精巧的奁匣，里面装了满满的各种首饰，耳朵上的坠饰、手腕戴的镯子、手指上的戒指、脖子上的项链、头上戴的发饰，应有尽有，都是不同于藏饰的金银财宝首饰，件件首饰让人们啧啧作声，大开眼界。还有腰带、帽子、丝绸衬衣等，这事传出去，当地的富人们争相观赏，还有的欲重金购买，特别是本地的工匠们来造访探看仿造，亲朋好友们有了庆典活动、喜宴，女眷们来借用，有的借出去再也无回。对于购买者，爷爷的阿爸坚决拒之，他说：“我家不缺钱，家里的财宝怎么能卖钱？”对于工匠们，可以借给他们仿造，但同样不卖。那个精致的奁匣，图案和色彩艳丽精美，也是一种宝相花纹图案，见多识广的爷爷说：“这图案象征着吉祥富贵。”这盒首饰装饰了奶奶旺毛的青春，荣耀了奶奶旺毛的地位，积攒了奶奶旺毛的财富，随着像花一样美丽的两个女儿的长大、出阁，奶奶的这些首饰自然流传到女儿们的手里，据说给姨妈尼阳陪嫁了几件首饰，但她第一段婚姻以失败告终，人们谣传理塘的那户商人看重的不是直本家的姑娘，而是直本家的财富，我从布毛奶奶嘴里也听到了同样的说法。奶奶把奁匣传给了在家留守的阿妈达阳。这奁匣本应该放在阿妈的闺房里，只因为里面装了一位大活佛曾经赐予阿妈的一封信，因为活佛法位尊贵，德高望重，佛法弘远，受

到僧众的爱戴，家人把它看作圣物供奉在佛堂。佛堂里的每尊佛像在佛龕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家里的四件圣物，也各有供奉的位置。

后来我才知道，小箱子里装着我们直本家的历史，奁匣里珍藏着阿妈一段缠绵悱恻的情感故事和我的隐秘身世，那一只红鞋子和一幅唐卡见证了我们家与佛的渊源。

家里人最怕我这个不懂事的顽童去冲撞圣物，亵渎神灵，他们越是提防阻挠，越培植了我的好奇心，只要有机会，我便去探险。奶奶的口头禅就是：“白玛，看住小少爷，别让他进佛堂。”奶奶的陪嫁丫鬟布毛奶奶说：“小少爷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只会爬的时候，趁大人看不住，最喜欢往佛堂里爬，这是一个有灵性的孩子。”

四五岁时，我常溜进佛堂想看那两件圣物究竟是什么，被阿妈打惨了，每次都是布毛奶奶从阿妈手里把我抱走送到奶奶怀里的。从此以后，凡是遇到危险情况或需要保护，我叫喊的就是布毛奶奶：“布毛奶奶，快来救我！”等到我成年掌管渡口事务后，布毛奶奶坐在村子墙角下晒太阳，看见我总喜欢在众人面前显摆，说起这件事以炫耀她与我的亲近关系。

我家的佛堂不大，设在三楼，有十几平方米，可是，内涵丰富，不知有多少法位尊贵的喇嘛、高僧大德、活佛去圣地拉萨觐见、朝拜，还是习佛礼拜、弘扬佛法，只要走动，就得到直门达渡口摆渡。僧侣们每到渡口这个利众的殊胜地，总要念经禳灾，祈福平安，在直门达住一宿或几宿。活佛驻锡首选我家，礼拜功课的佛事在佛堂里完成，家里的佛堂受到很多活佛的加持，藏区再大的寺院也不及我家迎接的活佛多，上千年历史的积攒和叠加，使我家佛堂虽小，积淀的内容却大得让凡夫俗子望而止步，让周边的寺庙高山仰止般向往。佛堂里供奉的一只鞋子和手印唐

卡，是二十八世活佛尖格·土杰尼玛1736年藏历火龙年专程来到直门达渡口，为已经过世多年的祖上传奇人物直本·罗文雍仲而带来的。活佛在最美丽的季节来到直门达渡口，驻赐在家里。村民为活佛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休渡三天，载歌载舞两天，尖格活佛主持法会一天，周边的信众都来欢庆，参加了法会，听爷爷讲，那几天直门达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通天河的水载不动那么多的欢歌笑语。

尖格活佛为直本·罗文雍仲的遗物举行了加持和勒封仪式，把遗物装进了小箱子，告诉家人：“不经过以后的活佛开示和加持，你们家的人不许擅自拆封把遗物拿出来示人，切记！切记！”

家里人征询原因：“敬请活佛赐教，什么原因，有什么说法？”

尖格活佛说：“一旦俗人启封，遗物随便有人翻动，沾上污垢，你们直本家的福报就越来越薄，福气慢慢消失殆尽。”

第二天早晨，尖格活佛从佛堂里出来，给家人赐予四个护身符，那护身符比一般的大，用织锦缎缝制的，里面据说有尖格活佛加持的药、细碎的珍宝、檀香及经文等圣物。尖格活佛说：“昨晚我念了一夜的经，你们分别挂在二楼的四面墙角。”家里人当时觉得纳闷、奇怪，护身符向来都是护佑人、戴在人身上的，怎么给房子也戴护身符？一年过后（乾隆三年，即1738年），也就是藏历土马年，整个玉树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大清皇帝下诏免除了玉树重灾区三年的赋税，当时玉树有四十部族，结古多、通天河流域一带的八个部族是重灾区，清政府还提供了赈灾物资，直门达处在重灾区，据说直门达村子里好多户人家的房子坍塌了，有人员伤亡，结古多达官贵人的宅院倒了不少，可是直本家的土楼安然无恙，岿然不动，依然高高耸立在村子中央，完好无损。外面的人说：“地震这个魔鬼也是看人，知道直本家财大气粗，绕着走了。”家里人都说：“尖格活佛法力无边，有预见性，

护佑了我们的老屋。”尖格活佛听说这事开示：“我的法力不及，是护法神阿斯秋吉卓玛护佑了你家的老屋，还有老屋自身的持重。”

尖格活佛同时还交代了两件事，一件是“这幢老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什么年代，都不许拆除、翻新，阿斯秋吉卓玛常眷顾，庇护你们家族后代，一旦拆除，你们的后代就要过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生活。阿斯秋吉卓玛是直贡噶举教的护法神，一般守护佛法、寺庙、修行直贡噶举教的人，你们家以后会有人修直贡噶举。直本家厨房里有一方硕大的灶台，这个灶台的泥土经过上百年的煅烧，泥土有药用功效，如果遇到肠胃不适，可食用，村民们讨要不得吝啬，消损的泥土及时弥补上。”这是给直本家人的忠告。

另一件是“你们家的直本·罗文雍仲是直门达村的福星，德高望重，长命百岁，威严善德，公正无私，制定渡口法度，奉持无边胜行，光芒萦绕直门达村，直门达的船家和直本的后代们，顶礼膜拜已经成为‘俑’（已经过世的长寿长辈，有护佑消灾给生者带来福报的福星，称之为‘俑’）的直本·罗文雍仲，以他的德行为标榜，处世为人求生存，他是你们的楷模，正因为平时积善成德，在世一百一十三岁，活过了常人的两世，这就是善报。我的前几世尖格活佛与直本家人有很深的渊源，今天，我继续传承前几世尖格活佛对直本家的护佑加持和我个人对直本家族的敬仰之心，希望直本·罗文雍仲的后人遵循他的精神，管理好渡口，造福一方。罗文雍仲离世几百年了，可他的名声、威仪还在，猛虎虽死利爪不烂，狐狸虽死毛色不变，名声比过寿命，寿命如流走的河水，名声就是河床河滩，留在后世。”

尖格活佛加持我家的佛堂后，直本家里出过转世灵童，有过高僧，与佛结缘很深。家里每出一位活佛，每有出家的和尚，就在经堂供奉一尊金佛像，到我舅舅那一辈，我家佛堂供着二十六

尊金佛像。

这座老屋接待过很多权重位高的达官贵人：政府要员、驻藏大臣、富甲天下的商贾。它像一个有生活阅历、内涵丰富饱经风霜而又健硕的老人，见证着斗转星移的流年时光，而它自己越发踌躇满志。

佛堂里有这四件圣物、贵重的佛像和法器，还有挂在墙上的很多幅唐卡，其中有四幅金线绣的唐卡，好几摞用金粉写的经文书，怎么能随便放我这个顽童进去呢？我揭开门帘一角，看见阿妈跪倒在佛龕下，默默祈祷。又是阿佳白玛，像老鹰抓小鸟一把掠起我，抱在怀里说：“小少爷，这是你的禁地，万不可进去，快离开！”她抱着我下了楼。这时爷爷也下楼了，跟刚刚来的十几个人聊天。根嘎套近乎坐在爷爷的脚边说：“直本老爷，我听说班禅仁波切这几天在石渠，我想告假去摸头加持。”

爷爷说根嘎：“你不长脑子只长个子啊，仁波切要回扎什伦布寺，必须经过我们渡口，说不定你能排在前面第一个摸上头，那是多大的荣耀啊，那才是你真正的福运，别人几世修不来的福报，这就是我们渡口的优势，不好好把握，跑到远道上去求赐福，多此一举。”根嘎臊得像黄狗一样吐出了舌头。

我在大人堆里毫无生趣，又想到了我最感兴趣的东西。爷爷的姑姑，那个蒙古王爷的福晋托人捎来的两幅画——《蒙人驭虎》，贴在通往客厅的甬道墙壁上，我常常在这幅画下想入非非，画面上的那个蒙古人，大英雄，手里拿着铁链。爷爷很有耐心，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这幅画的故事：“这人是蒙古人的一个国王，当然是位大英雄了，假如制服不了老虎，哪有能力治理国家？你看，这凶猛的老虎在他面前服服帖帖、低眉俯首。”看那画上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石有天，有云有人，有草，特别是凶猛的老虎，我对老虎的认知就从那幅画而来的。这

幅画我百看不厌，我试图用手抓老虎，无奈个子太小，手臂太短，双脚并拢起跳，都无济于事。阿妈看见总给大家说：“看，看，这鬼孩子，人小鬼大！”透过大人们表情，我很得意，这句话里包含赞扬，更加纵容了我对这幅画的对待方式。还有一幅画贴在爷爷奶奶的卧室里，画面上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据说是蒙古王爷的格格和贝勒，画像上格格、贝勒骑在高头大马上，骑白马的穿着红色的蒙古长袍，应该是姐姐，爷爷也是这么说的，这是大格格。骑枣红马的穿着蓝色蒙古长袍的是贝勒，他们都穿着靴子，戴着华丽的头饰，奶奶说：“这派头一看就是蒙古王爷的儿女们。”

阿妈说：“这画上的两个人，分别是阿爸的表妹、我的表姑；阿爸的表弟、我的表叔。”从小我就从这幅画像上认知远方的亲属，知道他们存在于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把爷爷的照片捧过来对照看，爷爷的照片虽然只有方寸大，但那简直就是活生生的爷爷，就是镜子里的爷爷，太像了。而格格贝勒的画像就像那幅挂在客厅走廊的画，虽然有色彩，但不真实。我向阿妈寻求答案。阿妈只是说：“照片和画不一样，你爷爷的是照片，那幅画上的人是画的。”这个解释，对我来说不是解释，而是把脑子搅糊涂的解释。（我始终没明白，直到自己有了照片后才明白。）只是听阿妈和阿佳白玛闲聊说：“阿爸的这张照片，是玉树人中的第一张照片，千户王，还有其他的百户、活佛都没有照片时，阿爸已经有了照片，就像直本·罗文雍仲是玉树地区第一个吸旱烟的人一样，阿爸的这张照片有划时代的意义。”

“小姐，曾经直本家是不是出过一个巨人，成为‘俑’的祖辈？小时候听家人讲起过，这个巨人是玉树第一个抽旱烟的人，你们直本家的人什么都是玉树第一，据说通天河渡口第一任摆渡

管理者的官名叫直本，你们的祖上是第一任直本，直本这个官名一直是你们家世代世袭至今，通天河岸没有第二个直本的官位，也就是说，有了渡口，有了直本的官名，也只有你们一家独享这官位，引出了直门达村落这个村名。”

“对啊！直本这个官名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姓氏，姓氏是外人夺不走、自己去不掉的，就像父母的血脉永远流淌在后代们的血管里。直本·罗文雍仲之前的直本家世，我们一概不知，因为他的奇特，流传下来了一些有关直本家族的事情，他为直门达渡口立下的规矩，成了直门达船家和直本家管理渡口的经典语录，比如他说的直门达渡口是超越是非的地方，没有好人坏人之分，没有地位身份尊贵卑贱之分，在直门达渡口人们的眼里，渡客都是众生芸芸，他们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我们没有能力也无法改变因果，我们只有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公正、平等就是在教化渡客们，所以在渡口要有佛心，一视同仁，这是他老人家留下来的语录。”

“还听村子里的人说你家的这幢老宅屋是玉树地区的第一栋土楼，也是最高的一栋土楼，三层啊！”

“是啊，我听老人们讲，草原上的百户头人盖府邸翻修老屋，都跑来仿效，他们仿照的方面很多，这土楼房里还有很多第一，是第一座采用装潢彩绘的房子。”

阿妈为阿佳白玛指着说：“看这窗户，谁家的窗户上雕刻了花？谁家的窗户可以推拉？谁家的房子有这么多窗户？走廊、隔断间、阳台、厨房、客房、卧室，甚至仓库，都是窗户，大大小小的有二十三扇窗户。”

“是啊，小姐，你说得很对，十二岁那年来到你们家，进了院子，不仅仅是被楼房的高大唬住了，还对墙上这么多的窗户感到好奇，没想到进了房子上了二楼、三楼，到处都是雕花的格子